

三个「小诸葛」的扶贫故事

王娟

小尚其实也不小了,今年36,只是相对于另外俩扶贫队员老贾和老邱,他年轻了一点。

绘蓝图

岳庄村山高沟深、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,特色产业不突出,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几乎一片空白。

几年来,三个“臭皮匠”依靠市公安局的资金扶持和智囊团强大后盾,勤勘察、多走访,开动脑筋,扑下身子,逐渐蜕变成了脱贫致富路上一路小跑的三个“小诸葛”。

在位置好、水好的地块,搭起香菇大棚、蔬菜大棚,增加集体收入。在坡高、沟深、土干肥少的丘陵地里,种莲藕、花椒等经济作物。

在土肥水沃的地里,种红薯、油菜。拿着喇叭,开上大巴,组织有养殖经验的农户去外地学,建起黄牛、山羊养殖合作社。

第二天,小尚开车拉着媳妇和儿子出发了。汽车行驶在高速上,母子两人轻松得像外出郊游。

媳妇来视察

周末,小尚回到家,他媳妇说:“要不,你带我和儿子到村里看看吧?”小尚说:“儿子就不去了吧?乡下太冷。”

第二天,小尚开车拉着媳妇和儿子出发了。汽车行驶在高速上,母子两人轻松得像外出郊游。下高速走了一段,小尚媳妇说:“路怎么这么颠?”

到了!一看表,60公里的山路,走了快两个小时。小尚停下车,打开车门,躺在媳妇怀里的儿子一下坐起来,嘴一张,“哇”地吐了,颠晕车了。

打开房门,看着扶贫队员宿舍和办公混合共用的一间小平房,近视眼的小尚媳妇说:“你擦玻璃咋只擦一半?”

小尚媳妇又看看他的水壶、锅碗瓢勺和放在床头的小太阳电暖器,眼圈就红了。小尚笑着说:“你可说好不哭的。”

大暴雨

为村民干点实事小事,也是他们的日常。一次,下大雪,小尚想,这么厚的雪,村里的100个蔬菜大棚怕承受不住。

小尚和支部书记一组顶大棚扶正钢管,早上顶好了一半大棚。中午刚吃完饭,雪又开始下了,放下碗筷,他们赶紧又来到蔬菜大棚扫积雪、顶大棚。

小尚和支部书记一组顶大棚扶正钢管,早上顶好了一半大棚。中午刚吃完饭,雪又开始下了,放下碗筷,他们赶紧又来到蔬菜大棚扫积雪、顶大棚。

修水沟

“滴滴”、“滴滴”,岳庄村微信群里有人发消息:刚才下大雨,村主街北侧的村民房屋进水了,这些住户在群里埋怨村干部。

“小诸葛”们向支部书记、村委主任一了解才知,村里钱紧张,主街北侧的污水排放管一直没有铺,平时下点小雨还没事,这次雨下大了,村民的地下室就进水了。

随后,“小诸葛”们安排人施工,顺利垒上道牙,铺上污水管道。村民看到直夸赞:“扶贫队和村干部干得真像样!”

村民都说,扶贫队进了村,岳庄村变了样。三个“小诸葛”坐在灯下,细细盘点着——这些年,市公安局扶贫慰问走访90余次,发慰问金、慰问金5万余元。

数着这些累累硕果,三个“小诸葛”禁不住感慨:党的扶贫政策好,咱仁再吃苦流汗,浑身也都是劲儿!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际列车的想法,就是典型的义乌人的品质与精神的体现。冯旭斌曾经是“文学青年”,想法比一般人浪漫,善于畅想是他优于其他义乌人的一个特点。

从2010年起,冯旭斌就开始“跑”火车的事。这一年他摸到了一些门道。然而“门道”刚刚摸到,2010至2012年的中国铁道部门,改革风云此起彼伏,弄得冯旭斌这“小事情”根本没人顾及。

“那时,行内人都说我这事不可能办成。行外人更是觉得我神经出了毛病……总之没人看好义乌一个个体户能办成国际列车货运这件事。”冯旭斌苦笑着说。

但外人不了解义乌人的地方也在于此:看似办不成的事,在义乌那里偏偏给办成了!原因只有一个:义乌人的执著,义乌的政府和人民总把心思用在一起。

2012年底,冯旭斌“跑”了近三年的事有了结果:上面同意在义乌建设国际货运列车。这与当时习近平总书记于十八大后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“我们先干一把如何?”初春的江南,浙浙雨声中,冯旭斌对自己公司的几位比自己还要年轻的伙伴们说道。

“好嘞,动手吧同志们!”年轻人干活就是利索。很快,一车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备齐,以及相关的出关手续也随冯旭斌就急冲冲地找到车站请求“出发”。

冯旭斌和车站负责人就这么约定第一列国际货运火车4月23日这一天开出义乌。

“那天火车发动之前,没有任何仪式,只有我和公司的一名助手及车站站长邵华伟、义乌海关副关长邵洪斌四人,尽管人少,但我们内心可激动了,特意在开车前合影留念。”

那确实是个冷清的“开车仪式”:没有鲜花、没有欢呼,也没有隆重的场面,只有四个义乌人肩并肩地站在即将启程的货车前露着笑脸。

“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,就像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,哈萨克斯坦对我们特别友好,我们义乌的货在他们那里进进出出早就以习以为常。”冯旭斌说。

接下来,他要做真正的“一带一路”欧洲列车生意了!那些日子,我一有空就站在地图面前,一站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。

“那些日子,我一有空就站在地图面前,一站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。我从祖国的东边,看到从新疆往西的线路,一直将目光延伸到最西端的地方……那是西班牙的马德里。”

“白日做梦”是义乌人对现实和未来追求的品质和精神,因为有着这种品质和精神才可能创造“莫名其妙”的点心成金的现实。

理解——让物资能流动起来的过程,现代商业上用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。义乌市场的发育过程,其实也是“物流”过程。一说到义乌初始市场的“物流”,“物流人”都是一腔辛酸泪。

时代不断在变化,后来,全国对商品市场都开放了,义乌的“物流”也从“地下”到公开,由小打小闹到火车、汽车、飞机、海运等等,四通八达,全境全域全方位,皆可通衢。

一个怪现象从进入21世纪后就在义乌非常突出而又有些无奈地长期存在着:越来越多的小商品“物流”到全世界,然而只靠两种工具,一是靠汽车数百里长途到东部的上海港、宁波港等,再装上大船,远洋至千万里之外的世界各地。

冯旭斌说:“一次我从南大门大桥路过,看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,都是来来往往的货车,一问,说都是到新疆去的。我问到新疆要走多少天?货车司机告诉我:一般至少也要十天半个月。”

想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“开”火车的冯旭斌有了想法后,就坐不住了。他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打听“开”火车的事宜,“那很复杂,没接触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冯旭斌说。



把火车开到马德里的“文学青年”

何建明

从义乌到马德里,13052公里,途经7个国家,这样一条漫长而复杂的国际铁路货运通道的开通,当初在无数人眼中无异于一个异想天开的梦。

马德里(Madrid)这座建于18世纪的欧洲历史名城,位于西班牙中部,它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到达地之一,也是今天华商抵达和驻足最多的欧洲城市之一。

“我们义乌人喜欢在这里停下来,把这里作为贩运和批发到整个欧洲的小商品的集散中心,所以留在这里的义乌人和义乌货物特别多。”义乌人告诉我。

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会有现在的“义新欧”列车从义乌开到了马德里的——当代中国好故事。

义乌“走出国门”、开往欧洲的货车,称之为“义新欧”列车,即义乌—新疆—欧洲列车的简称。

从中国义乌到西班牙马德里,在这样一条漫长而复杂的国际运输线上做铁路货运生意,一个民营企业能玩得转?这样的事放在其他地方恐怕没有人敢干,但义乌人就是了,而且干成了。

在义乌市场的各个发展阶段,都有一些特别贡献的人,他们都值得我们去记录。

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历史进程中,许多重要关节点,其实就是一条特殊通道的开放和建立而已。

疫情和工作,让回老家的想法再一次成为奢望。昨天同小舅聊天,让他代我向姥姥姥爷解释,单位管得严,端午节前估计都回不去了。

小舅看出了我的失落,给了我一个十足的惊喜。他在姥姥家的客厅、院子、菜地、果园、鱼塘各装了一个摄像头,把看监控的用户名和密码给了我。

挂了电话,赶忙下载软件,屏幕上:晚霞把整个院子染上了一抹艳丽的橘红,庄稼人结束了一天的劳作,正扛着锄头沿着地沿,说笑着结伴往家走。

记忆虽已远去,却在此刻相遇。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姥姥家门口,那个安静、简单、快乐、淳朴的世界。

姥姥家是矮矮的土坯房,位置在村子的正中心,门口的左边有一个接雨水、喂牲口的缸,右边是个小小的丁字路口。

姥姥和姥爷都是穷苦孩子家出身,不过姥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那时候方圆十几里都没几个识字的人,一到过年,半个村子的对联都是姥爷一个人写。

姥姥和姥爷都是穷苦孩子家出身,不过姥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那时候方圆十几里都没几个识字的人,一到过年,半个村子的对联都是姥爷一个人写。

姥姥和姥爷都是穷苦孩子家出身,不过姥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那时候方圆十几里都没几个识字的人,一到过年,半个村子的对联都是姥爷一个人写。

姥姥和姥爷都是穷苦孩子家出身,不过姥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那时候方圆十几里都没几个识字的人,一到过年,半个村子的对联都是姥爷一个人写。

姥姥家门前的旧时光

润和



有时候,要饭的人饿得直接一头扎到地上,晕倒了。只要还剩一口气,姥姥、姥爷都会想尽办法给弄点吃的。

时间一长,方圆几里的都知道路口这一家人实在、靠谱,今天老家两口吵架了,明天小刘家母猪生病了,后天张三玉米长虫了,村里人的大事、小事都来找姥姥、姥爷商量。

后来,姥姥家门口的土渣子路铺成了水泥路。乡亲们再也不用发愁下雨天踩一裤子泥巴,忙完一天农活的乡亲们,不用再回家

